

# 高凌风:我不属于任何医生, 梦想可以治疗癌症, 我就相

## 确诊血癌一年后, 他对记者讲述“生命进行时”

■记者手记

谈的是生死、是病痛, 但一点也不沉重

提出要采访高凌风时, 我还不知道他的身体已经要负荷这么多的痛楚, 否则, 我想我不会提出这个采访要求, 更不会有这篇专访。

高凌风那边快速回馈了信息, 愿意考虑采访, 但建议以邮件方式进行, 因为他气管发炎, 肺里都是痰, 嗓子剧痛, 讲话对他而言已是高负荷运动。我当然没有异议, 实际上, 我很惊诧, 以往的采访对象总有这样那样的诉求, 而此时的高凌风, 任何诉求对他而言似乎都已不重要了。我浏览大量资料, 把问题详细地列给他看。提纲传过去没多久, 那边就回复: 高大哥决定接受电话采访, 而且会尽最快的可能安排。我和帮忙沟通的浙江卫视工作人员全都被惊呆了, 全是被他的认真、谦和所打动。

这一次的沟通、采访, 对我而言, 不仅仅是一项工作, 更是一次难得的生命体验。和高凌风通话时, 我担心他的身体状况, 而他第一句话就是安慰我, 说他当天感觉“特别好”。谈话时不时被他剧烈的咳嗽打断, 他还跟我“请假”去吃药, 但他的声音一如既往地轻松愉快, 虽然谈的是生死、是病痛, 但访谈一点也不沉重, 我们甚至没有寒暄, 没有煽情, 他不需要任何思考的时间就快速回答每个问题, 而每个答案却都值得回味, 仿佛他已精炼好了自己的人生。谈到最后, 他好奇地问我: “你功课怎么做那么详细? 万一你功课做完, 我就不见了你要怎么办?” 原来, 对陌生人的这一点关照才是他受访的真正理由。而我, 已向他学到了“随缘”二字——采访做到了, 圆满; 做不到, 也是另一程经历。 □ 齐帅

这是一次特别的采访, 采访的对象是台湾艺人高凌风, 他的成名曲《燃烧吧! 火鸟》和原唱曲目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都曾红极一时。

采访时, 高凌风63岁, 距离他确诊血癌正好一年。这一年, 他经历了许多肉体的伤痛: 不能运动, 体重从76公斤降到57公斤, 胸口开洞做人工血管来输入所有点滴, 半脸疱疹, 气管炎严重, 开口即咳, 化疗后失去嗅觉、味觉。在触目惊心的病况下, 一般人都会怯懦, 会固守着那一点生命力量, 再不敢有任何挥霍和冒险, 可高凌风却一直冒着生命危险在工作: 坐轮椅为新书发布会演讲, 一口气讲了一个小时并连唱3首歌; 出现在浙江卫视《我不是明星》现场, 他称这可能是“人生最后一次”为儿子宝弟站台了, 在“帮唱”环节缓慢地唱跳《燃烧吧! 火鸟》, 体力不支差点倒在地上; 11月16日参加新加坡“台湾四大天王演唱会”, 怕出状况他比别人多彩排一遍, 开心时跳出轮椅, 甚至还下台与歌迷同欢; 同样, 他在气管炎严重到不停地咳嗽、咳到“要把肺吐出来”的情况下如约接受了记者40多分钟的专访。

大家感慨高凌风是用生命在工作, 他却说: “用生命工作挺不错, 挺有味道。” 痛楚、死亡、孤独、遗憾这些看似敏感的话题, 到他这里全都变得明亮坦荡。在宝贵的40分钟采访时间里, 高凌风用积累了一生的智慧坦然面对许多人生的终极问题, 没有浪费一分钟。

南都供稿



家人是高凌风心头的痛, 他说: 我对他们有很深很深的歉意。

“我认为人是可以不死的, 如果你真的曾对这个世界付出爱的话, 人们会一直想念你。大家如果可以在有生之年多付出, 世界会跟着日月春秋一直下去。”

### 病魔初来时

记者: 你今天身体状况还好吗?

高凌风: 特别好, 我昨天休息得很好, 今天是我最近觉得最舒服的一天。

记者: 太好了。你一直表现得这么乐观勇敢。刚知道病情时, 会不会有没办法接受的阶段?

高凌风: 正好相反。首先, 他(医生)跟我讲并不是血癌, 是白血病。后来他们说是血癌时, 因为我们50多岁后很多朋友都得了癌症, 所以我觉得这个(病)好像迟早会来。我跟别人不一样的是, 我那时正好碰上生命低潮, 很多事都不快乐, 财务也出状况, 家庭也出状况, 我甚至觉得我的运很差, 我有时候会想: 老天, 为什么坏运都到我上来! 再坏的是什么呢? 当时我会想: 难道下一步我的命就要没了? 所以当这件事一旦来时, 我忽然有了种解脱的感觉。

记者: 反正也不能再坏了?

高凌风: 本来我把注意力放在我的金钱、爱情、家庭上, 很多事让我烦。那时我忽然觉得, 原来人生最重要的事不是财务也不是感情, 而是命, 命没了那些就都没了, 平时我们注意的那些东西根本没那么重要。

记者: 返璞归真了。

高凌风: 对, 我现在发觉我可以专心去注意一件事了, 就是我能不能活下去, 我专心对付病魔, 一下子就把过去那些烦恼抛开了。我有过3次婚姻, 我的生命在这60多年里蛮丰富的, 我不应该是个很悲观的人, 不应该因为要死亡而沮丧, 而应该告诉大家, 其实我的生命是充足的, 在我的一生里, 我每天都在享受我的工作、生活, 所以一旦这一天到来, 我没有什么遗憾。我不把这个病当成癌症, 只当成“一个病”, 它的恐惧在于那个字叫做“癌”——如果你只把它当成“一个病”, 只是身体的一个变化, 那么我就有机会逃离掉病魔。这是我当初的一个想法。

BEFORE